

54

《董西廂》

么书仪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

06
54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丛书 31

《董西厢》

么书仪 著 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董西厢》/么书仪著. —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99.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2009-6

I. 董… II. 么… III. 元曲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金代
IV. I207.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4756 号

《董 西 厢》

么书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4 千字 印张: 3 1/2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王维良

E 颖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009-6/I·1747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目 录

引 言 / 1

一、题解和作者 / 3

二、俗文学中崔张故事的沿革 / 9

三、关于宋金诸宫调 / 22

四、诸宫调中的西厢故事 / 28

五、《董西厢》的艺术成就 / 67

六、《董西厢》的版本 / 97

引 言

《董西厢》是《董解元西厢记》的简称,这称呼起始于明末。崇祯十三年(1640),乌程闵遇五,将崔张故事的小说、戏曲共六种辑在一起,包括唐代元稹的传奇文《莺莺传》、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《西厢记》、元代王实甫的杂剧《西厢记》、元代关汉卿(?)《续西厢记》、明代李日华《南西厢记》、明代陆采《南西厢记》在内,分别冠以“幻因”、“捣幻”、“剧幻”、“赅幻”、“更幻”、“幻住”的名目,总称为“会真六幻”,又称为“六幻西厢”。为了区别诸宫调《西厢记》和杂剧《西厢记》,闵遇五分别把它们叫做《董解元西厢记》和《王实父(同“甫”)西厢记》。近人刘世珩据闵遇五本翻刻了《会真六幻》,并在“暖红室汇刻传剧”的“题识”中,直书“董西厢”,且沿用至今。元、明时代的人又把《董西厢》叫做《弦索西厢》或《西厢挡弹词》。

古本董解元西廂記序

張子曰余嘗聞古之君子論樂云然
不如竹之不如肉以音之漸近自然
耳又云取將歌裡唱勝向曲中吹此
非空言也故其詞類多鴻儒碩士騷
人墨客審音知樂者方能作之豈不
以聲律之妙固難為淺俗語哉趙松

明嘉靖、隆慶間或萬曆初刻本

一、题解和作者

《董西厢》属于一种在金、元时期很流行的文艺形式——诸宫调。从文体的角度说，它是韵文和散文相间的一种集合体；而从表演的角度看，它又是说白与歌唱相杂的艺术。

《董西厢》创作于金代，它所演述的《西厢》故事的最初蓝本，是唐代文人元稹的传奇文《莺莺传》。从写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的《莺莺传》，衍变到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意味的《董西厢》，这个故事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。从传奇文(小说)、诗歌、鼓子词到诸宫调，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变。《西厢》故事的这种变化，不仅得益于许多文人的润色，而且得力于在长期流传中俗文学创作者的不断加工。

《董解元西厢记》全称中的前半是作者，后半是作品的名字。《董西厢》的作者姓董，名字不详。“解元”在宋、明、清时代具有实在的含义：科举考试分为三级——乡试、会试和殿试，分别在省城、京城和皇宫举行，这三级考试的头一名，各自叫做“解元”、“会元”和“状元”，若连着考中了三

个第一，就被誉为“连中三元”，是极少见也极荣耀的事情。金、元时期政治情况特殊，“解元”多用于对读书人的敬称，实际的含义则消退了。

“董解元”等于今天说“董书生”，对于他的名字和生平经历，元、明、清三代都有人注意过，但都没能得到确切的答案。比如元代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，只说“董解元，金章宗时人”。活动于元末的钟嗣成是个比较严肃的人，后人大抵相信他的《录鬼簿》中较少信马由缰之语，这样，《录鬼簿》中的记载，也就意味着《董解元西厢记》作者的名字，在元末就已经湮没无闻了。他的生平也只剩了活动于金章宗时代，也就是说，在公元1190—1208年这段时间里，董解元在世。

公元1398年，大约在《录鬼簿》成书之后的五十年左右，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权写了《太和正音谱》，和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一样，《太和正音谱》也是戏曲史料性著作，其中对于“董解元”生平的记载，又多出了“仕于金”三个字。对这三个字，学界一般都采取了慎重的搁置态度，一来五十多年前的钟嗣成没有谈到，二来“仕于金”说法的来源不明，元代人不知道董解元做过官，明代人却知道了，当然得有证据。

朱权之后又经历了三百四十余年，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“柳村居士”在《玉茗堂钞本董西厢》后面的跋文中写道：“董解元，名朗，金泰和时人，隐居不仕。”这样，“董解元”不仅有了名字，身世大概

也清晰明白起来。

柳村居上的跋文写在《玉茗堂钞本董西厢》上,《玉茗堂钞本董西厢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广安贺公符先生所藏,抗战之后重庆中央大学的何鲁(奎垣)先生首次发现,发现之后,马上从广安打加急电报向戏曲研究家卢前(冀野)先生通报。

“董解元,名朗”的被发现,使卢前、何鲁和贺公符这三位当事人都曾经异常兴奋,三个人写曲、写诗、唱和歌咏这件事:

卢冀野氏(前)为天净沙云:“董生只道无名,原来朗朗分明,不是临川写本,柳村为证,解元依旧相称。”何奎垣氏(鲁)题诗云:“解元名字久经藏,朗朗星辰耀昊苍,解识情天无限蕴,于今独有贺知章。”公符和云:“金源宫词费搜藏,弦索掐弹□欲苍,太息泰和音久绝,绝无旁谱似羌章。”可为词曲史掌故也。

(1941年重庆中央图书馆
《图书月刊》卷一、二、三期)

卢前深信七百年来的这一悬案已经解决,他在1944年撰文《谈西厢记》,言及这件事发现的始末:

至于董解元的真名,抗战以后才考出来,有一天,重大数学系的何鲁先生从广安打来

《董西厢》

一个电报，一个加急电，我打开一看，才晓得他在贺公符先生那里发现了汤显祖抄本的《董西厢》署名董朗，特地打急电来告诉我，这也可算是抗战后一大快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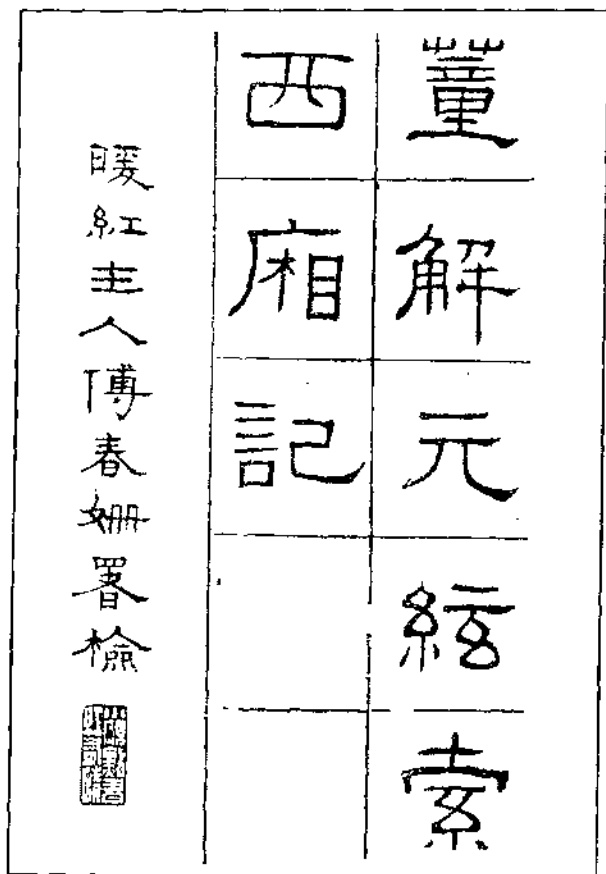
(重庆中央大学《中国文学》
一卷三期)

卢前的这段文章不由得令人生出感动：一是身居数学系的何鲁，为“董解元，名朗”这件事给卢前打电报，而且还要“加急”，这一行动显示出的四十年代时的学者对于学术和“发现”的热情和天真。二是事过三年之后，卢前还在为解决了《董西厢》作者名字这件事兴奋不已——令人羡慕的学人的价值观。三是卢前不虚隐、不掠美的学人品格，在今天亦令人感叹。

然而事实上，“董朗”的名字却仍然不能确定下来，一来柳村居士的说法是个孤证，二来柳村居士离金代太遥远了，他的说法需要有更有力的证据来作为支持，才可以成立。时代越久远，内容越丰富，董解元的生平身世内容的衍变，很像是带有了民间传说的意味，却并非是史料的发现和考据的结果，所以，“董解元，名朗”只能取得“聊备一说”的资格。如果有一天，突然从什么记载里，发现了第二个“董解元，名朗”的说法，而且这记载最好是出于元代的典籍，那么也许“《董解元西厢记》的作者名董朗”的说法会容易为学术界认可。

一、题解和作者

董解元《西厢记》是元代杂剧作家董解元所作的一部杂剧，是元代杂剧的代表作之一。



选自暖红室刻《董西厢》

《董西厢》

《董西厢》又名《弦索西厢》和《西厢拈弹词》，原因是：北方血缘的诸宫调这一艺术形式，在表演时用琵琶和筝伴奏——琵琶和筝上的丝弦在宋、金时叫“弦索”，而弹拨弦索乐器在当时称“拈弹”，拈弹高手被尊称为“拈弹家”。其实，这《董西厢》最初的名字应当是《西厢记诸宫调》，就像《刘知远诸宫调》、《天宝遗事诸宫调》一样。

二、俗文学中崔张故事的沿革

在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,以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俗文学作品非常多,从《莺莺传》和李绅的长诗《莺莺歌》先后问世开始,《西厢》故事就成为各种文学体裁和各种艺术形式注意的对象:单说宋、金两代,就有诸多的文人和艺人将《西厢》故事编入了大曲、转踏、鼓子词、话本、官本杂剧、院本、诸宫调,在不同的场合上演。

所谓“大曲”,是一种有歌有舞有伴奏的表演形式。一般分为三大段,第一段以音乐为主,第二段以歌唱为主,第三段歌舞相兼,故事便在歌辞中咏唱。这“大曲”体制宏大,有庞大的乐队、歌队和舞队,唐宋时期,只有皇家才能养得起如此这般的歌舞团,表演也经常是在宫廷宴会上进行,观看大曲,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奢侈和享受。“转踏”又叫“传踏”,兴于北宋时期,也是歌舞表演。演出分为若下节,每节有一诗一词咏唱故事,歌唱时伴以舞蹈,歌舞之前有“勾队词”,之后有“放队词”,类似后世舞台上的上场诗、下场诗,有专门的演员朗诵。“鼓子词”便是说唱艺术了,犹如今天的“大鼓

书”。“话本”是说话人用的底本，唐、宋、元、明时期，“说话”是一种在民间很流行的艺术形式，类似今天的“说书”，说书人叫“说话人”，说话人参照的写着故事的底本，就是“话本”，在今天就叫“小说”了。“官本杂剧”和“院本”都是杂剧剧本，只不过因为它们服务的对象不同，所属时代不同，所以名称也不同。“官本”表示这些杂剧是专门承应官府的，而“院本”则属于民间；“官本杂剧”的名目是宋代所用，而“院本”的说法则流行于金、元。

说起“大鼓书”和“说书”，大家都会想起骆玉笙和连阔如，因此，对大鼓书和说书的表演形式也不会感到陌生。但对大曲、转踏、院本、官本杂剧和诸宫调之类，可能就有点不知其详了。这些已经被历史湮没了的伎艺，如今不仅仅表演方式不可追寻，连作品文字也已大部分佚失净尽，偶尔找到只言片语，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可并非完全属于推测的事实是：在大约一千年之前的唐、宋、金、元时期，这些艺术形式都是挺时髦、挺有观众的。

从表演特征上说，大曲、转踏可以归入歌舞一类，而说话、鼓子词应属说唱一类，诸宫调则是二者的汇合。具体地说：“大曲”是伴奏、歌唱和舞蹈的结合，唱词是诗体；“转踏”对大曲的发展，除了唱词是诗、词相兼，有了长短句之外，“勾队词”和“放队词”，属于“说”的因素；“说话”是说书，发展到“鼓子词”，不仅有了伴奏，而且中间增入了诗体的唱词，加上了“唱”的因素；“诸宫调”的母体是鼓

子词,但它以“大曲”“转踏”为它山之石,借用了它们的音乐组成方式和以叙事为主、代言为辅的表演方式,说唱并重,使自己成为中国戏曲形成、渐变漫长过程中的最后一站,它有资格成为了宋、金以来歌舞、说唱诸般艺术形式的集大成者。

有这么多的艺术形式在表演《西厢》故事,那异彩纷呈的红火,真是令人神往,可惜的是时至今日,可以帮助我们对当时演出盛况进行想象的完整的作品已经所剩无几,倒是笔记小说、曲目书目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文字片断和一连串香艳的名目:宋代佚名作者的大曲(?)话本(?)《莺莺传》、秦观和毛滂创作的转踏《崔莺莺》和《莺莺》、赵令时的鼓子词《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》以及佚名作者的官本杂剧《莺莺六么》、金代佚名作者的院本《红娘子》和《拷梅香》、董解元的诸宫调《西厢记》、元代王实甫的北杂剧《西厢记》、李景云的南戏《崔莺莺西厢记》……明代之后,就更不用说了,杂剧、传奇,竞相改编《西厢》故事,《南西厢》、《续西厢》、《翻西厢》、《锦西厢》、《新西厢》、《正西厢》、《何必西厢》,直到陈墨香为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编的《红娘》,田汉编写、张君秋上演的《西厢记》,名目竟有三十余种。

为什么《西厢》故事会有如此巨大而且久远的魅力呢?这首先要归结于《莺莺传》原著的成功,其次便是后人的增饰改易之力了。

《莺莺传》的作者是元稹,元稹字微之,为唐代

《董西厢》

文学家，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(779)，卒于唐文宗大和五年(831)。他曾于贞元十五年仕于河中府，娶名门女韦丛为妻，仕至尚书左丞、武昌军节度使。

《莺莺传》写贞元年间，儒士张生游历到蒲州，住在普救寺。同寺还住着一位崔姓孀妇，带领一儿一女要去长安。崔姓孀妇本人姓郑，论起来，还是张生的远房姨母。当时蒲州有军人作乱，崔氏携带着财产、儿女，却没有支撑门户的男子，于是很惶恐。张生与蒲将有故旧之交，从中说情，保护了崔家的安全。崔氏为感激张生的拯救之恩，设宴款待张生，并让儿子和女儿出来拜谢。张生见莺莺是个绝色女子非常动心，借助于婢女红娘传诗递柬，二人终于私相结合，聚于西厢达一月之久。不久，张生去了长安，数月之后又回到蒲州，与莺莺又有数月的相聚。考期临近的时候，张生忧愁叹息不已，莺莺为他鼓琴，哀音怨乱，泣下不止。张生进京后，考试不中，遂留在京师，有信赠莺莺，莺莺写了一封长信，并寄赠玉环一枚，希望与张生之间的感情能够“坚润不渝”“终始不绝”。张生把莺莺的回信给朋友们传看，以示并不打算娶莺莺为妻的决心，还对朋友说莺莺是属于“尤物”一类的女子，“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”，自己将与她断绝往来。一年以后，莺莺出嫁，张生也已另娶，又路过蒲州时，张生请求以外兄的身份相见，被莺莺拒绝，只赋诗二首以为回答。

二、俗文学中崔张故事的沿革

二、俗文学中崔张故事的沿革



选自暖红室刻《董西厢》